

## 論文

## 謝靈運山水旅遊與創作的動機

施又文\*

## 摘要

本論文旨在探究謝靈運走入山水、持續旅遊，進而創作山水詩的動機，包括他喜愛山水、舒散鬱悶、超脫世俗求得精神自由與獲得聲譽等，這些都是驅使他從事山水旅遊與創作的強大動力。研究發現，謝靈運山水旅遊的動機與創作山水詩的成果、文壇榮耀互相回饋，創作山水詩所得到的社會肯定，繼續強化其山水旅遊活動，從而形成一種迴圈效應。

**關鍵詞：**謝靈運、旅遊、動機、山水詩、迴圈效應

## 一、前言

動機是行為產生的原因，任何行為都受動機因素的影響。現代心理學家張春興解釋動機的性質說，「動機是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促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內在作用。」<sup>1</sup>換句話說，對個體行為活動而言，動機不但具有內在的促動作用，而且在促動之後，對個體行為活動還具有導向作用與維持作用。因此，在旅遊心理學的研究中，動機被認為是支配旅遊行為的最根本驅力，迫使個體有所行動。

同理類推，謝靈運的旅遊與創作動機是啟動、引導與維持他進行旅遊與創作活動的主觀原因。如同人的行為往往是多重動機綜合作用的結果，伴隨謝靈運旅遊審美與詩歌創作的活動也是多種動機綜合作用的結果。

根據學者的研究，謝靈運從事山水旅遊，不外乎是因為他喜愛自然；<sup>2</sup>為了消除個人政治中的失意，弭平仕途上的挫折感；<sup>3</sup>或者超越世纓，獲得個人

---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sup>1</sup> 張春興，《心理學》（臺北市：臺灣東華書局，1983年），頁402。另外，黃希庭說，所謂動機是維持個體進行活動，並導致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心理傾向和動力，與張氏說不謀而合。見氏著，《心理學導論》（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185。

<sup>2</sup> 林文月，《謝靈運及其詩》（臺北市：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66年），頁60；林文月，《山水與古典》（臺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76年），頁20；林文月，《澄輝集》（臺北市：洪範書店，1976年），頁108。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8年），頁153。

<sup>3</sup> 林文月，《山水與古典》（臺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76年），頁17。王國瓔，〈謝靈運山水詩中的「憂」和「遊」〉，《漢學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年6月），頁

的精神自由；<sup>4</sup>山水詩，同時也是他展現才華、構築精神王國的載體。<sup>5</sup>總之，多種因素的交互激盪之下，他投入山林、走向了自然。

## 二、賞愛自然

山水之喜好，對於陳郡謝氏而言，已成為一脈相承之家族傳統，<sup>6</sup>而靈運更樂在其中。謝靈運〈遊名山志·序〉云：「山水，性分之所適。」<sup>7</sup>自然山水是他所喜愛而又適合其性情者，<sup>8</sup>自青少年時代起與親人時有遊山玩水的休閒，他說：「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齋中讀書〉）<sup>9</sup>「微戎無遠覽，總筭羨升喬。」（〈石室山〉）<sup>10</sup>之後，無論在朝在野，山水始終陪伴著他。

詩人坦言自己走向山水的心境隨時不一，有時渴望經由山水來排解愁悶：「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東山望海〉）<sup>11</sup>「久瘴昏墊苦，旅館眺郊歧。」（〈遊南亭〉）<sup>12</sup>有時想將心中原本的喜悅投注於山水：「協以上冬月，晨遊肆所喜。」（〈遊嶺門山〉）<sup>13</sup>有時心中一無繫念，遊賞本身就是目的，興之所至，恣意遨遊，隨物興感：「拂衣遵沙垣，緩步入蓬屋。」（〈過白岸亭〉）<sup>14</sup>他帶著親近、信賴，甚至是宗教般的虔誠向山水傾訴自己的千念萬感。<sup>15</sup>

政治上之失意，更促使他把熱情轉移到山水。

靈運於〔劉宋〕文帝元嘉九年遭貶，赴江西臨川，途經彭蠡湖口，讚美

---

176-177。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8年），頁153-154。張滿足，《晉宋山水詩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9年），頁268。李運富，《謝靈運集》（湖南：岳麓書社，1999年），頁430。李雁，《謝靈運研究》（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241-243。

<sup>4</sup>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8年），頁157。韓鎖明，〈詩中有畫--也談謝靈運的山水詩〉，《安徽文學》，2008年第2期，頁114。

<sup>5</sup>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8年），頁164。盧明輝，〈謝靈運詩中的身體意識〉，《南京師大學報》，2006年第3期，頁129。

<sup>6</sup> 見施又文，〈多才多藝的陳郡陽夏謝氏〉，《明道通識論叢》（2010年12月），第9期，頁121-123。

<sup>7</sup> 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年），頁390。以下引用之謝靈運詩文全出自本書，後文再次引用僅標識編者與頁碼。

<sup>8</sup> 〈遊名山志·序〉云：「擁其所適之性」，可為參照。

<sup>9</sup> 顧紹柏，頁91。

<sup>10</sup> 顧紹柏，頁107。

<sup>11</sup> 顧紹柏，頁99。

<sup>12</sup> 顧紹柏，頁121。

<sup>13</sup> 顧紹柏，頁88。

<sup>14</sup> 顧紹柏，頁111。

<sup>15</sup> 王芳，〈謝靈運之走向山水及其山水詩--從「心迹」入手考察〉，《黃岡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5期（2005年10月），頁32。

春日暮景：「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入彭蠡湖口〉），<sup>16</sup>在仕途最艱難之際，依舊對山水一往情深。到了臨刑之前，他說自己最大的後悔是：「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臨終詩〉）<sup>17</sup>如此憂患富貴死生不改其志，「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一逕往求。劉明昌說：「其人生不管於何種階段，或遭受何種磨難，其山水之遊，始終不離不棄，甚至所受政治苦難愈深，對於遊山玩水之興愈濃。」<sup>18</sup>他能開創山水詩派，成為後人宗法的典範，可謂其來有因，絕非憑空如此。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云：「康樂情深於山水，故山遊之作彌佳。」（卷十七）<sup>19</sup>〔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云：「詩中康樂，尤其是慧業文人，故其留心山水更癖，而所悟最深也。」（卷十四）<sup>20</sup>這些短評，是清朝詩人感悟靈運生平與其畢生心血之所投注的精闢意見。山水能夠滿足他的精神需要，是他性靈上的契友：「靈域久韜隱，如與心賞交。合歡不容言，摘芳弄寒條。」（〈石室山〉）<sup>21</sup>「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石壁精舍還湖中作〉）<sup>22</sup>「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萸。」（〈登石門最高頂〉）<sup>23</sup>

他從早到晚徜徉於山水懷抱，比如一大早：

迎旭凌絕嶂。（〈過瞿溪山飯僧〉）<sup>24</sup>

朝旦發陽崖。（〈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sup>25</sup>

晨策尋絕壁。（〈登石門最高頂〉）<sup>26</sup>

出谷日尚早。（〈石壁精舍還湖中作〉）<sup>27</sup>

直到傍晚：

<sup>16</sup>顧紹柏，頁 281。

<sup>17</sup>顧紹柏，頁 297-298。

<sup>18</sup>劉明昌，《謝靈運山水詩藝術美探微》（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7 年），第二章，頁 66。

<sup>19</sup>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卷十七，頁 518-519。

<sup>20</sup>吳淇，《六朝選詩定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市：齊魯書社，2001 年），第 11 冊，頁 305。

<sup>21</sup>同註 10。

<sup>22</sup>顧紹柏，頁 165。

<sup>23</sup>顧紹柏，頁 262。

<sup>24</sup>顧紹柏，頁 133。

<sup>25</sup>顧紹柏，頁 175。

<sup>26</sup>同註 23。

<sup>27</sup>同註 22。

映泫歸激浦。(〈過瞿溪山飯僧〉)

景落憩陰峯。(〈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夕息在山棲。(〈登石門最高頂〉)

入舟陽已微。(〈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有時直到斜陽射下了最後的一抹餘暉，四周一片黑漆漆的：「踐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登永嘉綠嶂山〉)<sup>28</sup>他仍然穿越幽暗的竹林：「陽烏尚傾翰，幽篁未為邅」(〈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sup>29</sup>就算在夜裡，也要盡情享受月色的美好：「乘月弄潺湲。」(〈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sup>30</sup>所以《宋書》本傳說他：「肆意游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等。<sup>31</sup>

遊履所及，他盡情的「巖壑寓耳目」，<sup>32</sup>放膽讓感官去感受自然的節奏。他「溯溪終水涉」，<sup>33</sup>「攀林摘葉卷」，<sup>34</sup>索性連腳也貼近自然吧：「濯流激浮湍」，<sup>35</sup>當他腳踩著木屐踏上梅雨潭，那陰森冰冷的水氣從腳底直透進胸口：「冰雪冷心懸。」<sup>36</sup>他感受著雨後山林清新的氣息：「密林含餘清」，<sup>37</sup>聽見了山林裡的猿啼與鳥鳴：「活活夕流駛，嗷嗷夜猿啼」(〈登石門最高頂〉)，<sup>38</sup>「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石門岩上宿〉)<sup>39</sup>他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嶺，「登棧亦陵緬」、「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陁峴」(〈從斤竹澗越嶺溪行〉)，<sup>40</sup>橫阻在他目前，有時是層層疊疊的山巖：「連巖覺路塞」(〈登石門最高頂〉)，<sup>41</sup>有時是蒼蒼鬱

---

<sup>28</sup>顧紹柏，頁 84。

<sup>29</sup>顧紹柏，頁 266。

<sup>30</sup>顧紹柏，頁 288。

<sup>31</sup>《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梁〕沈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75 年)，頁 1743-1787。

<sup>32</sup>〈酬從弟惠連〉之一，顧紹柏，頁 250。

<sup>33</sup>〈初去郡〉，顧紹柏，頁 144。

<sup>34</sup>〈從斤竹澗越嶺溪行〉，顧紹柏，頁 178。

<sup>35</sup>〈道路憶山中〉，顧紹柏，頁 278。

<sup>36</sup>〈舟向仙巖尋三皇井仙跡〉，顧紹柏，頁 119。

<sup>37</sup>同註 12。

<sup>38</sup>同註 23。

<sup>39</sup>顧紹柏，頁 269。

<sup>40</sup>同註 34。

<sup>41</sup>同註 23。

鬱的荒林：「荒蕩橫目前」（〈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sup>42</sup>他循著彎彎曲曲的水流走，竟然找不到源頭：「行源徑轉遠……澗委水屢迷」（〈登永嘉綠嶂山〉），<sup>43</sup>索性就石而坐：「憩石挹飛泉。」（〈初去郡〉）<sup>44</sup>到了海邊，撿些晶瑩的貝殼作為到此一遊的紀念吧：「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遊赤石進帆海〉）<sup>45</sup>

自然山水蘊涵著豐富的美感因子，能夠滿足人性精神上的需求，謝靈運四處遊山玩水，基本上就來自於強烈愛美自然的心理。他的〈山居賦·序並注〉提到了「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亙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畛彌阜，橫波疏石，側道飛流，以為寓目之美觀」，「呈美表趣，胡可勝單。」無論是在憂鬱或歡快時，靈運都能感受自然美對其心靈的淨化。面對「性分之所適」的山水，他渴望有志同趣同的賞心之人也來同遊共賞，但是，如許美景卻難得有「賞心」之人相伴，所以他決定用文字來逼真描繪，<sup>46</sup>以便「遺跡索意，托之有賞」（〈山居賦·序並注〉）<sup>47</sup>

### 三、抒發政治憂悶

用旅遊來擺脫苦惱，淵源於《詩經》，〈泉水〉、〈竹竿〉、〈柏舟〉等篇描寫詩人藉由駕舟出遊的活動來排解心中的憂愁；到了戰國亂世，屈原作幻想式的遠遊，甚至涉江渡水抒發牢騷。<sup>48</sup>山嶽河川撫慰了精神、澄靜了心靈，使知識份子願意親近登臨。

謝靈運出身陳郡謝氏高門，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而才高性傲，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卻遭逢晉、宋易代之際，身陷豪門世族與新興王室在政治上的矛盾衝突，加上他始終不能對王室輸誠，一生之中，經歷三次免官，兩次被貶，常以登山涉水作為發洩憤懣之方。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云：「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sup>49</sup>

<sup>42</sup>同註 29。

<sup>43</sup>同註 28。

<sup>44</sup>同註 33。

<sup>45</sup>顧紹柏，頁 115。

<sup>46</sup>唐愛明，〈賞情適性--謝靈運的審美追求〉，《貴州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8 卷第 2 期（2006 年 4 月），頁 84。

<sup>47</sup>顧紹柏，頁 449-465。

<sup>48</sup>屈原〈懷沙〉云：「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見屈原等著，《楚辭四種》（臺北市：華正書局，1978 年），《九章第四》，頁 86

<sup>49</sup>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8 年），「卷五·宋詩·顏延之」，頁 1233。

以外放永嘉時期為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云：「將窮山海跡，永絕賞心悟。」<sup>50</sup>〈鄰里相送至方山〉云：「祇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sup>51</sup>〈七里瀨〉云：「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諂。」<sup>52</sup>他尚未抵達永嘉前，就已經抱定不理政事要畢力於山水當中。到了永嘉之後，他果然「肆意游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焉。」<sup>53</sup>〈遊嶺門山〉云：「早蒞建德鄉，民懷虞芮意。海岸常寥寥，空館盈清思。協以上冬月，晨遊肆所喜。」<sup>54</sup>他以永嘉郡太平無事為藉口而縱情山水。

永嘉時期的山水詩透露其「憂」與「遊」的幽微情愫：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七里瀨〉）<sup>55</sup>

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東山望海〉）<sup>56</sup>

汨汨莫與娛，發春托登躡。（〈登上戍石鼓山〉）<sup>57</sup>

年迫願豈申，遊遠心能通。（〈行田登海口盤嶼山〉）<sup>58</sup>

他希望通過山水風光所帶給人的愉悅擺脫人生煩惱，忘卻憂憤。

這一分懷才被逐的憂傷，在自然山水的審美觀照裏，獲得了暫時的解脫。當謝靈運登臨攬勝，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個人與大自然的交流過程中，客觀山水的審美得以進行，從而淨化了現世的污濁，在「天人合一」的審美觀照的剎那，同時忘懷了一己的矢志不遇。所以他說：「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從斤竹澗越嶺溪行〉）「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述祖德〉）<sup>59</sup>

雅斯伯斯說：

（藝術）在完全當下呈現的完結性之中，沒有任何的不滿足，一面打破日常性，又一面忘卻現存在之實在性；人會經驗到一個大解放。在此解放之前，一切的憂慮與打算、快樂與苦惱，卻好像於一瞬之間消失

<sup>50</sup>顧紹柏，頁 54。

<sup>51</sup>顧紹柏，頁 61。

<sup>52</sup>顧紹柏，頁 78。

<sup>53</sup>同註 31。

<sup>54</sup>同註 13。

<sup>55</sup>同註 52。

<sup>56</sup>同註 11。

<sup>57</sup>顧紹柏，頁 102。

<sup>58</sup>顧紹柏，頁 130。

<sup>59</sup>王國瓔，〈謝靈運山水詩中的「憂」和「遊」〉，《漢學研究》，第 5 卷第 1 期（1987 年 6 月），頁 161-181。

了。<sup>60</sup>

大自然是天地造化的藝術品，感受山水之美與再造山水之美，釋放了靈運的壓抑，轉移了靈運的激情，「而藝術的最終效果是治療性的」。<sup>61</sup>

俄國社會哲學家恩格斯失戀後，他前往阿爾卑斯山旅遊，他在〈風景〉(1842)一文感性地說：

陽光從無數閃爍的鏡子中反射到你的眼裏，碧綠的海水同蔚藍的鏡子般的天空和金色的陽光熔化成美妙的色彩，於是你的一切憂思，一切關於人世間的敵人及其陰謀設計的回憶，就會煙消雲散，就會溶化在自由的、無限的、精神的驕傲意識中。<sup>62</sup>

心理分析學派認為，當潛在的原始本能欲望的現實性滿足，受到嚴格的禁止，這些極想得到釋放的本能欲望，因為文明所強加的抑制而不能直接得到滿足，人們必須另闢途徑以實現他們內心深處的強烈願望，如果欲望的能量通過社會認可接受的管道釋放出來，人就相對地保持健康。但是假如這種能量受阻，就會產生病狀。創造藝術和感受藝術能使壓抑的欲望得到滿足，本能欲望在得到滿足時，釋放了這些沒有壓抑住的欲望曾造成的不適感，這種釋放使人經驗了愉悅，而這樣一種緊張的釋放，無論是對藝術家還是觀賞者，都提供了心理平衡的作用。<sup>63</sup>誠如白居易〈讀謝靈運詩〉云：「……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士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豈唯玩景物，亦欲攄心素。……」<sup>64</sup>

筆者從旅遊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山水旅遊一開始是靈運逃避政治失敗的消極管道，但是一旦成為慣性的行為之後，他再也回不去官僚生活的常規模式。他被貶外放擔任永嘉太守，「肆意游遨，遍歷諸縣」，首次隱居始寧「縱放為娛」，等到宋文帝把他當作文學侍臣，不給他實權時，他就「出郭游行」、「經旬不歸」，他第二次回到故鄉時「遊娛宴集，以夜續晝」，甚至變本加厲而驚擾地方，最後他遠放臨川內史依然「在郡遊放」，<sup>65</sup>Edward J. Mayo 說：「刺

<sup>60</sup>徐復觀，《中國藝術的精神》(臺北市：學生書局，1998年)，頁112。

<sup>61</sup>同前註，頁60-62。

<sup>62</sup>王柯平，《旅遊審美活動論》(臺北市：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頁8引。

<sup>63</sup>溫納(Ellen Winner)著，陶東風等譯，《創造的世界：藝術心理學》(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頁17-18、53-54。

<sup>64</sup>〔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市：古籍出版社，2013年)，卷七，頁369。

<sup>65</sup>同註31。

激與反應聯結的行為能得到令人滿意的酬賞，他就將繼續旅遊，這樣，旅遊可能變成一種習慣。」<sup>66</sup>這真是應了古語說的「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米芾《海岳名言》錄）<sup>67</sup>

令人同情的是，靈運「居朝端而思慕江湖，處江湖而不能忘情魏闕」，<sup>68</sup>即使縱情山水之遊，賞心山水之美，其憂戚悒鬱之情仍然縈繞不去，其身心徬徨矛盾可以想見。〈登池上樓〉、<sup>69</sup>〈遊南亭〉、〈登石門最高頂〉與〈石門岩上宿〉等，或嘆仕途坎坷，進退失據；或哀歲月流逝，老之將至；或悲幽居寂寞，傷歎知音之不可得。所以，他要進一步藉老莊名理來減輕現實的憂傷矛盾。

#### 四、超越世纒，獲得精神自由

自魏晉時代起，玄學中的莊學向魏晉士人生活中滲透，使得山水松竹等自然景物都成為美的對象。把玄心寄託在自然，寄託在自然中的山水之上，使玄心與此趣靈之玄境兩相融合，莊子之所謂道，至此而有了著落。在山水中所發現的趣靈、媚道，遠較之於在具體人的身上所發現之神之靈具有更大的深度與廣度，使人可以安頓在此境，精神能夠超越現實。精神解放於形神相合一的山水中，與山水之靈氣同向無限中超越，而覺「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超越了時間之限制、空間之阻隔，此之謂「暢神」，實即莊子逍遙遊落實於人間世的具體寫照。<sup>70</sup>

謝靈運縱情山水，到山水中追求玄遠，追求超越整個現實人生的玄遠之境，透過藝術創作再現大自然的美，落實了「乘物以遊心」，<sup>71</sup>從而完善自己的生命價值。〈遊嶺門山〉詩云：「人生誰云樂，貴不屈所志。」<sup>72</sup>人生最快樂的莫過於不受拘束，盡情遊覽。

詩集中以遊命題者，有〈遊嶺門山〉、〈遊南亭〉、〈遊赤石進帆海〉、〈從

---

<sup>66</sup>見 Edward J. Mayo, Lance P. Jarvis 著，蔡麗伶譯，《旅遊心理學》（臺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頁 93。

<sup>67</sup>見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6%B5%B7%E5%B2%B3%E5%90%8D%E8%A8%80>

<sup>68</sup>葉瑛，〈謝靈運文學〉（附年譜），《學衡》第 33 期（1924 年 9 月），頁 8。

<sup>69</sup>顧紹柏，頁 95。

<sup>70</sup>同註 60，頁 112-113。

<sup>71</sup>《莊子·人世間》云：「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所謂乘物，就是超脫出凡塵俗世；遊心就是順其自然，獲得精神的自由。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市：華正書局，1979 年），卷二中，〈人世間第四〉，頁 160。

<sup>72</sup>同註 13。



遊京口北固應詔詩》<sup>73</sup>等四篇。「遊」字更洋溢詩集，譬如〈隴西行〉有句云：「鳥之棲遊。」<sup>74</sup>〈君子有所思行〉句云：「躑躅周名都，遊目倦忘歸。」<sup>75</sup>〈上留田行〉：「薄遊出彼東道……兩服上阪電遊。」<sup>76</sup>〈悲哉行〉：「萋萋春草生，王孫遊有情。眇然遊宦子，晤言時未并。」<sup>77</sup>〈答中書〉：「密勿遊從」(之四)、<sup>78</sup>〈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美人遊不還」<sup>79</sup>、〈齋中讀書〉：「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sup>80</sup>〈初發石首城〉：「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越海凌三山，遊湘歷九嶷」、<sup>81</sup>〈入彭蠡湖口〉：「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sup>82</sup>〈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之「魏太子」，小序：「余時在鄴宮，朝遊夕燕，究歡愉之極。」<sup>83</sup>〈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之「平原侯植」，小序：「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詩句：「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sup>84</sup>〈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之「王粲」：「並載遊鄴京，方舟泛河廣。」<sup>85</sup>〈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之「陳琳」：「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曠黑。」<sup>86</sup>〈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之「徐幹」：「已免負薪苦，仍遊椒蘭室。」<sup>87</sup>〈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之「劉楨」：「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sup>88</sup>〈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之「阮瑀」：「今復河曲遊，鳴葭泛蘭汜。」<sup>89</sup>〈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昔聞汾水遊，今見塵外鑣。」<sup>90</sup>〈富春渚〉：「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sup>91</sup>〈七里瀨〉：「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sup>92</sup>〈過瞿溪山飯僧〉：

---

<sup>73</sup>顧紹柏，頁 234。

<sup>74</sup>顧紹柏，頁 326。

<sup>75</sup>顧紹柏，頁 340。

<sup>76</sup>顧紹柏，頁 335。

<sup>77</sup>顧紹柏，頁 334。

<sup>78</sup>顧紹柏，頁 1。

<sup>79</sup>顧紹柏，頁 256。

<sup>80</sup>同註 9。

<sup>81</sup>顧紹柏，頁 273。

<sup>82</sup>同註 16。

<sup>83</sup>顧紹柏，頁 200。

<sup>84</sup>顧紹柏，頁 229。

<sup>85</sup>顧紹柏，頁 206。

<sup>86</sup>顧紹柏，頁 212。

<sup>87</sup>顧紹柏，頁 215。

<sup>88</sup>顧紹柏，頁 219。

<sup>89</sup>顧紹柏，頁 226。

<sup>90</sup>同註 50。

<sup>91</sup>顧紹柏，頁 68。

「同遊息心客，曖然若可睹。」<sup>93</sup>〈行田登海口盤嶼山〉：「年迫願豈申，遊遠心能通。……遨遊碧沙渚，遊衍丹山峯。」<sup>94</sup>〈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sup>95</sup>〈酬從弟惠連〉：「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之五)<sup>96</sup>〈初去郡〉：「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sup>97</sup>〈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sup>98</sup>

詹福瑞說，謝靈運「擺脫了純玄言詩抽象演繹玄理的創作模式，發展了從山水這些感性入手體悟玄道的創作路子。」<sup>99</sup>以〈登上戍石鼓山〉一詩為例，五至七聯寫山水之遊，呈現的是充滿生命歡悅的明麗春景，詩人在遊目覽景過程中，全神灌注於如此清新綺麗的春色裏，騷人逐臣的意識暫時消褪，心不復憂，情不復悲，所以任山水自顯其狀，自陳其美。<sup>100</sup>在山水之遊中，詩人似乎已忘卻在現實人生中之自我，心靈得到了自由，獲得了解放。

觀賞山水之美，進而與超越人間世的自然秩序認同，乃是詩人創作時的潛在意圖。正如謝靈運的自白：「陵名山而屢憩，過巖石而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邈於世纓。」(〈山居賦·序並注〉)他的山水詩總是帶個玄言的尾巴，表明了詩人對大自然的欣賞與對生命的感悟是同時發展起來的，寫景、興情與悟理結合成首尾一貫的有機體。<sup>101</sup>茲舉幾首帶著玄言尾巴的山水詩說明：

……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遊赤石進帆海〉)

……頤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繕性自此出。(〈登永嘉綠嶂山〉)

……情用賞為美，事味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黑格爾《美學講義》提出，人的存在是被限制、有限性的。人是被安放

<sup>92</sup>同註 52。

<sup>93</sup>同註 24。

<sup>94</sup>同註 58。

<sup>95</sup>顧紹柏，頁 245。

<sup>96</sup>顧紹柏，頁 250。

<sup>97</sup>同註 33。

<sup>98</sup>同註 25。

<sup>99</sup>詹福瑞，《南朝詩歌思潮》(保定市：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9。

<sup>100</sup>同註 59，頁 164-165。

<sup>101</sup>李雁〈山水詩解讀〉說，大謝山水詩所帶著的玄言的尾巴，實際是其詩歌主體寫景部分的延續。《謝靈運研究》(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42。

在缺乏、不安、痛苦的狀態，而常陷於矛盾之中。美或藝術，作為從壓迫、危機中，回復人的生命力，並作為主體的自由的希求，是非常重要的。<sup>102</sup>自然景觀美使人類超越物質功利性，超越主體和客體的對立關係，實現人對物欲的超越，從而獲得了精神的自由，使人性得以完整地體現出來。佛洛伊德認為，通過藝術完成的欲望的滿足，它提供了一個更加有潛力的快樂源泉。<sup>103</sup>

謝靈運個體的生命在現實世界裏遭到巨大壓制，於是他追求一個超現實的世界，在靈山秀水間找到了突顯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山居賦〉多次提及山水之趣，如「細趣」、「遠趣」、「有趣之極」等等，說明了他在山水裏獲得了逍遙與快樂，這種放鬆身心的遊覽契合了詩人精神的內在需求，足以使個體意識到存在的意義，正可與黑格爾的理論互相發明。

### 五、希求表現、自我定位

「求表現」是對應外在環境來說；「自我定位」是從詩人內在本身而言。靈運出身高貴，才高性傲，既偃蹇於仕途，又不滿於現實，乃轉而將激情投注於山水旅遊。他率領僮僕，開山伐徑，頤指氣使，寫入山水詩的，卻是獨遊無伴的旅遊方式，與現實情況大相逕庭。筆者以為，於此更見他孤高在上的態度。

在權力的競技場，靈運不過是一枚任人擺佈的棋子，而在山水中他能掌握自己，征服自然，構築一座山水精神王國。《宋書》本傳說他：「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他可以指使數百僮奴「鑿山浚湖」，把他的權力欲轉移到多嬌的山川，用一種統治者的姿態君臨它們：「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sup>104</sup>、「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從斤竹澗越嶺溪行〉）、<sup>105</sup>「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sup>106</sup>。在政治的場域他沒有自主性，可在山水中他卻能掌握自己、凌轢自然，感受到一己生命力的磅礴。

除了滿足征服慾之外，他還創作了一個新奇的山水世界，詩中既有可視的林木巖石，可聞的猿啼鳥鳴，可嗅的奇花異香，可觸的露痕泉沫，更有作者登涉尋遊的蹤跡。他的山水詩充滿了登陟冒險之趣、聲色狀貌之奇，以致閱讀者能通過聯想或想像等功能，再現外物的形與神，感悟山水內在的審美

<sup>102</sup>同註 60，頁 61-65。

<sup>103</sup>同註 63，頁 54-55。

<sup>104</sup>顧紹柏，頁 183。

<sup>105</sup>同註 34。

<sup>106</sup>同註 79。

價值。他的山水詩彷彿是絕佳的導覽手冊，適時地指引閱讀者以最佳的方位、角度去觀照玩味某一名勝的美，能把蘊含在風景中美的訊息、哲理的韻味，以文字的形式傳遞給閱讀者，使讀者在感知、審美、想像和理解等心理因素不斷強化的同時，一旦親臨其境，就能夠進入更高層次的審美體悟。

所以謝靈運(旅遊者+寫作者)的山水詩(再現自然的載體)，之於閱讀者(可能是讀過作品後的旅遊者、或事先已經有旅遊經驗的閱讀者)，就存在一種十分密切的審美互動。《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說：「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sup>107</sup>大謝山水詩之受到肯定，使他受挫的心靈獲得彌補和滿足，恢復了心理的平衡。

王世瑛探討「旅遊美學」這個主題，引了黑格爾《美學·序論》中小男孩以石擊水的例子，討論美感的主體、客體以及主客體交互的關係。美感主體(小男孩)、美的客體(水)以及美的主客體關係(小男孩以石擊水)，產生了新的美的創作和美感(水圈及水圈帶來的愉悅)。至於「美的創作」對於小男孩的意義是，當他在創造美和感受美的同時，小男孩無疑地體現著他所特有的本質力量，並因此而歡欣雀躍。<sup>108</sup>

類推「謝靈運」、「自然山水」以及「謝靈運旅遊於山水場域」的關係也可以作如下的解釋。當謝靈運旅遊於自然山水當中，他仰觀俯察、細膩入微地欣賞自然萬物時，在各種感官的直接感受下，他進行旅遊的鑑賞與創作，自然景物的種種形象藝術性地再現於詩中。那麼，旅遊審美主體(謝靈運)、旅遊審美客體(自然山水)以及主客體的交互關係(山水旅遊活動)，產生了「美的創作」(山水詩)及愉悅，從而體現了謝靈運獨特的藝術本質的力量，使他的心靈恢復平衡，並因此而獲得愉悅。

謝靈運外調永嘉之前並不特別以詩文鳴世，謝瞻「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sup>109</sup>義熙十四年(418)，他在〈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一詩尚不如謝瞻同題作品，<sup>110</sup>但是五年之後他寫的山水詩卻

---

<sup>107</sup>同註 31。

<sup>108</sup>王世瑛、朱瑞艷主編，《旅遊美學基礎》(重慶市：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8。

<sup>109</sup>《南史·卷十九·列傳第九·謝晦、謝裕、謝方明、謝靈運》，見〔唐〕李延壽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76年)，頁 525。

<sup>110</sup>《文選·卷二十·公讌》「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一詩，李善注：「《宋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東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貴，求為豫章太守，卒。高祖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於時。』」見〔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市：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是「遠近欽慕，名動京師」，這其中原委，大陸學者李雁認為是「江山之助」的緣故，也就是靈運藉由山水擺脫人生失意的意外收穫。<sup>111</sup>

但是筆者同時認為，文學和才華一向是靈運競邀的資本，他既被排擠在外，文學就成為他能夠繼續維持聲望的憑藉。出守永嘉對志大才高的靈運而言確實是莫大的打擊，靈運因此把這種切身之恥加以轉化，致力於詩作，並且獲得士人共同的稱譽，以彌補他在仕途上的不平。<sup>112</sup>黎玲〈創作動因的構成及其動因的喚起〉一文說：

藝術家在生活中，由於內心總是感到某種欠缺和不平衡，總是企望通過藝術活動來象徵性地得到滿足，……在社會生活中，或因人間種種不平產生的挫折感而激發起的抨擊現實、超越現實的激情；或在觀照巨大形式力量如壯麗的大自然、人類歷史、英雄業績等引起的自卑、崇拜，進而在激盪的情感中擺脫和克服渺小、平庸而激起創作的慾望。<sup>113</sup>

仕途上的挫敗讓靈運積極成為卓越的詩人以獲得存在證明與公眾掌聲，所以，王國瓔說他「寫山水詩，不僅是摠心素，也為了力求表現，得人讚賞。」<sup>114</sup>

每一次的山水旅遊，靈運總是張開眼，傾耳聽，讓身體跟著四周流動的風景動了起來，「聲光線條各種存在的維軸就同時被拉引、交匯，而真山實水就這樣環繞在詩人的四周」。換言之，山水是因為靈運的身目行動而被發現，所有的物色聲光的革新變化，也是由於詩人的存在而創發生成。如果因為寓目身臨而體現一個前所未見的新世界，身在其中的詩人也必然有了新的存在樣態。<sup>115</sup>在不斷追尋探索新鮮景觀的同時，靈運經歷了一次次的耳目更新，生命也撞擊出一次次的領悟。一言以蔽之，山水旅遊豐富了靈運的自我概念。

帶著自由性、隨意性與創造性特徵的審美旅遊，解放了官場上那顆受束縛、被壓抑、遭扭曲的靈魂，在山林裡靈運飛騰著想像，輕靈，在四季的光豔中交舞著變。Wilhelm Worringer 說：

年)，頁 373。

<sup>111</sup>同註 101，頁 201-202。

<sup>112</sup>施又文，〈文學冠冕對謝靈運生命價值的意義〉，《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109 期（2010 年 10 月 15 日），頁 28-29。

<sup>113</sup>黎玲等人著，〈藝術家的創造動因〉，《藝術心理學》（臺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頁 272。

<sup>114</sup>同註 59，頁 164。

<sup>115</sup>鄭毓瑜，《六朝情境美學綜論》（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6 年），頁 160-162。

人們具有怎樣的表現意志，他就會怎樣地去表現。……我們為我們的內在體驗，創造了這樣一種理想的觀照場所，在這觀照場所中，我們的有機生命力就通過移情到藝術作品中，而以一种不受遏止的方式充分地展開。<sup>116</sup>

藝術家創作的真正意義在於不斷探索生命中一直存在但卻掩埋的內層欲求，並深「掘」尚未發現之美的神祕靈魂。在靈運的山水詩裏，滲透著他個人強烈的生命意識，他把劉宋士人不敢說、不敢寫、不敢做的淋漓地揮灑，這是他撼動人心的地方，「士庶皆遍，遠近欽慕」，當亦可作如是觀。

王世瑛說：

審美主體在審美對象中觀照出智慧和才能等人的本質力量在審美客體中的「自己意義」，也因為審美主體的美感體驗，既為他人和社會所肯定，又是自己所實現的「普遍意義」，從而帶來旅遊審美活動中最佳精神享受。<sup>117</sup>

這樣的說法涵蓋了完善自己價值與社會群體價值的觀念，也就是說，涵蓋了自我定位與力求表現的雙重性。

## 六、結語

旅遊可以營造出一種不同於日常生活經驗的藝術世界，使謝靈運跳脫經驗常規或世俗的困擾，進入隨物而化的心靈革新或澄靜。無論心情好壞、仕途升沉，他都是那麼喜愛山水。尤其宦場越艱險，他越是熱切地投入山水中，懷才被逐的憂傷，在山水的審美觀照裏，獲得暫時遺忘。

超塵的山水世界，映襯出現實世界的缺憾，誠如《莊子》一書〈知北遊〉、〈刻意〉<sup>118</sup>諸篇所描述的，唯有在自然美景中隨物而化，才能感受到生命與自然的交流、通暢的精神狀態。

謝靈運到山水中追求超越整個現實人生的玄遠之境，並藉由山水詩歌再現第二自然，「從山水這些感性入手體悟玄道的創作路子」，山水旅遊與創作「乘物以遊心」，弭平其心理上的衝突與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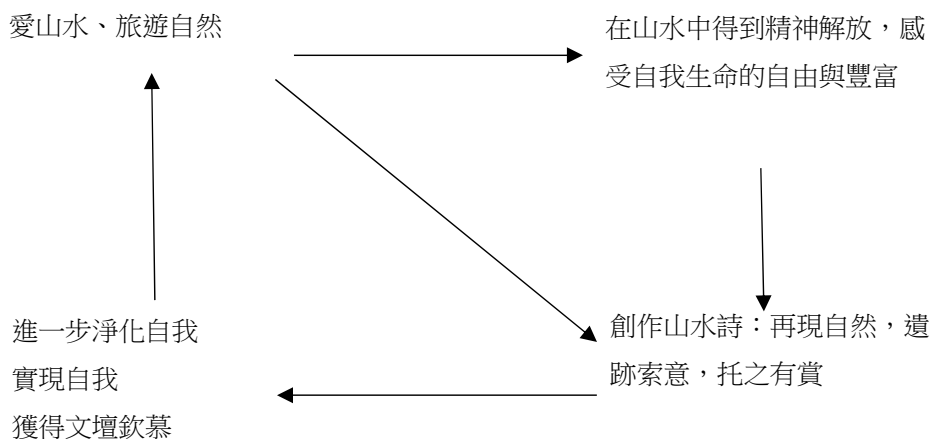
---

<sup>116</sup> Wilhelm Worringer 著，魏雅婷譯，《藝術風格的心理學》（臺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350。

<sup>117</sup>同註108，頁17。

<sup>118</sup>《莊子》〈刻意〉云：「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分別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市：華正書局，1979年），頁765、頁535。

在不斷追新探奇的歷程，他經驗了一次次的耳目更新，開啟了一次次的領悟，換言之，山水旅遊豐富了他的自我概念，其生命意識與內層欲求進而反射到山水作品中，又獲得當代文壇一致的推崇，再次增強他尋訪山水的動機，從動機而成果，成果又為動機不斷循環，於是構成了迴圈效應。



#### 參考文獻

- Edward J. Mayo, Lance P. Jarvis 著，蔡麗伶譯，《旅遊心理學》(臺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Wilhelm Worringer 著，魏雅婷譯，《藝術風格的心理學》(臺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 王世瑛、朱瑞艷主編，《旅遊美學基礎》(重慶市：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年)
- 王芳，〈謝靈運之走向山水及其山水詩--從「心迹」入手考察〉，《黃岡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5期(2005年10月)
- 王柯平，《旅遊審美活動論》(臺北市：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 王國瓔，〈謝靈運山水詩中的「憂」和「遊」〉，《漢學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年6月)
-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8年)
-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市：古籍出版社，2013年)
-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市：齊魯書社，2001年)，第11冊
- 李延壽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76年)
- 李雁，《謝靈運研究》(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李運富,《謝靈運集》(湖南:岳麓書社,1999年)
- 沈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75年)
- 屈原等著,《楚辭四種》(臺北市:華正書局,1978年)
- 林文月,《山水與古典》(臺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76年)
- 林文月,《澄輝集》(臺北市:洪範書店,1976年10月)
- 林文月,《謝靈運及其詩》(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6年)
- 施又文,〈文學冠冕對謝靈運生命價值的意義〉,《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109期(2010年10月15日)
- 施又文,〈多才多藝的陳郡陽夏謝氏〉,《明道通識論叢》,第9期(2010年12月)
- 唐愛明,〈賞情適性--謝靈運的審美追求〉,《貴州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2期(2006年4月)
- 徐復觀,《中國藝術的精神》(臺北市:學生書局,1998年)
- 張春興,《心理學》(臺北市:臺灣東華書局,1983年)
- 張滿足,《晉宋山水詩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9年)
- 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市:華正書局,1979年)
- 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 黃希庭,《心理學導論》(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 溫納(Ellen Winner)著,陶東風等譯,《創造的世界:藝術心理學》(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 葉瑛,〈謝靈運文學〉(附年譜),《學衡》第33期(1924年9月)
- 詹福瑞,《南朝詩歌思潮》(保定市: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劉明昌,《謝靈運山水詩藝術美探微》(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7年)
- 鄭毓瑜,《六朝情境美學綜論》(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
- 黎玲,《藝術心理學》(臺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 盧明輝,〈謝靈運詩中的身體意識〉,《南京師大學報》,2006年第3期
- 蕭統編,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市: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
- 韓鎖明,〈詩中有畫--也談謝靈運的山水詩〉,《安徽文學》,2008年第2期
-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年)